

天牛郎配夫妻

孙剑冰采集

TIAN NIU LANG PEI FU QI

天牛郎配夫妻

孙剑冰采集

版社



天牛郎配夫妻

孙剑冰采集

责任编辑：涂石

装帧、插图：李宝强

·民间故事·

天牛郎配夫妻

孙剑冰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8 字数 108,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0册

书号：10078 3444 定价：软精 0.92元

目 次

三番五次没意思.....	1
张打鹤鹑李钓鱼.....	13
除三现二.....	25
有个讨吃的，有个鞭杆子.....	28
老荆胡.....	41
割灵芝草.....	46
人熊还债.....	49
李二典礼.....	52
瞎老婆.....	56
二斗麦子.....	57
老狼.....	59
大树和大人.....	61
三女婿.....	63
黑人和白鹰.....	65
有缘千里来相会.....	68
齐里齐外.....	72
瞎汉教书.....	76

“一字不识”招驸马·····	79
梦先生·····	88
天牛郎配夫妻·····	99
门墩墩、门挂挂、锅刷刷·····	112
蛇郎·····	120
公冶长·····	132
一·····	132
二·····	135
秃尾巴老李的故事·····	140
一·····	140
二·····	142
精灵·····	144
白秀英·····	148
天心桥一簇花·····	152
精精和懵懂·····	167
赖鬼张三·····	170
原来如此·····	174
住高不住低，损人害自己·····	178
构鱼街·····	185
县官找佣人·····	187
灶君的传说·····	190
关老爷向的蒲州人·····	192
狐仙·····	195
范保生余事，仁贤出故事·····	201

饭饱生余事，饥寒腹自安…………… 208

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 211

三番五次没意思

有个背柴禾的，叫张三，在山上歇着嘞。这天下了场蒙蒙雨。有只凤凰从天空飞来，“嘎嘎”叫着，落在块石头上，歇了一气，又飞走了。

张三远远望见那块石头明光灿烂的，心想：“常言道，‘凤凰无宝不落’。我去看看。”他走去一看，是块砂石。“哎呀，这块石远望弄光明嘞？不管这那，我把它背回去吧，背回家让我娘做药材也好。”

一到家他娘就问：

“三三，你今天打柴打弄少？”

“下雨下的没打成。”

他娘就忙着拾掇饭。娘俩正吃饭中间，门外来了两个南方人，一打量门里这块石头，就问：

“掌柜的，你们这块石头卖啦不？”

老嬷嬷说：“三三，人家买你那疙瘩石头，卖呀不？”

“卖嘞，让他们进来吧。”

人家走来问：

“卖多少钱？”

张三心里说：“卖多少钱？”他顺手搵了一个指头，心想卖一两银子。

人家说：“卖一百两银子？”

张三心里一恍：“宝石呀！”他跟上就说：

“我卖一千。”

“嗯，一千多了，卖不下。”

“卖不下我不卖了。”

他只顾吃自己的饭。

那俩南方人在外边唧咕，张三在门里听：

“一千也不多，买了吧。……”

两人正盘算，张三出去说：

“结拜，你们说给我这石头的用处，一百两我也卖；不说，一千两我也不卖。”

两人一想，说就说吧：

“这是块熬海石，拿它往海水里一放，海就滚了。然后你要什，五海老龙就给什。”

张三说：“那你们走吧，我熬去。”

二天，他柴也不打了，背上那疙瘩石头就走。到了海畔上，把石头拴好，“噗咚”往水里一板①，只一会，海就滚了；滚的呀热浪直翻腾，

① 板：记音，甩的意思。

“咕咕嘟嘟”，象开了锅。

五海老龙惊慌了，他问巡海夜叉：

“出了什么妖孽啦？龙殿也快翻了，你还不快去巡查一回！”

夜叉跳出海面一看，旁的什也没，只有一个后生，牵着条绳子，拽着块石头。他上前大喝一声：

“嗨，你赶快把石头收起，要不叫你活不成！”

张三说：“嘿，我今个特地找你们来啦，快叫五海老龙出来吧。”

夜叉返转一回报，龙王说：

“快把他请进来。”

夜叉又出来说：

“龙王请你嘞，快快取出宝石。”

张三说：“取石头便当，我怎进去呢？”

“不要紧，我背你。”

“你可好好地背我。”

“咳，听说的！”夜叉又说，“哎，老弟，你是差些什嘞？和我说我跟你想个办法。”

张三心想：“差什嘞？钱多了也没用。老娘天天愁我没媳妇。”他说：

“我想娶个老婆。”

“这好办。到那里龙王给你什你也不要要，

他背后有三个红葫芦芦，你打东往西数，要上第三个，回去什也有了。”

“好吧。”

这就来到龙宫啦。龙王见了张三，先茶后酒，酒过三杯，菜过五味，才开口问他：

“你差些什嘞？尽管说吧，只要我宫里有的，就能给你。”

“我什也不差。你背后那三个红葫芦芦怪好，给我一个吧。”

老龙心想：“你怎什也不要，可却要我的闺女？”又一琢磨，“……咳！给他一个吧。”

张三要了第三个，接过来往怀里一揣。完了，夜叉把他送出海来了。

他回到家里，把葫芦放在柜盖上，说：

“红葫芦芦，你今天初来我家，不大惯吧？”又说，“我在龙宫吃好喝好了，俺娘在家一天还没吃什，把你那好酒好饭拿出来，给她老人家吃上些吧！”

不大一会，酒饭出来了，还热腾腾的。他给他娘端去啦。

他娘说：“三三，你哪来的这好酒饭？”

“我今天拿宝石下海，给龙王要来个红葫芦芦，要什它就有什。”

“哎呀，这可是个好宝。”

“娘，你不知道，好的还在后头嘞！”

过了些天，张三心想：“夜叉说这葫芦是我老婆，老婆老见不上面，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吩咐红葫芦芦做饭，自己却走出房去，藏在个僻静处，打窗户上往里看：哎呀，十八九的个大闺女，“听听噎噎”，正给他做饭嘞。他呢，转回去“呼啦”一推门，上前伸把抱住，说：

“这下你可走不了了。”

“别抱呀，”女的说，“快放开。”

“放开怕你跑了。”

“哎，跑不了，我就是跟你配夫妻来啦。你看，咱们住的弄坏，等我把房子修好了，再说成亲的事也不晚呀。”

“那还不晚？”

女的眯眯笑，没答话。

入夜时候，女的点着香烛，插好香，一念鲁班咒，哎呀，“叮叮当当”，一黑夜把楼台瓦舍都修齐了。二天蒙蒙亮，张三一打量，嗨呀，盖得再好些吧。

张三问女的：

“咱早晚成亲？”

“今晚就成亲。你叫客去吧。”

张三叫客回来，听得屋里咯吵吵的^①，他在

^① 咯吵吵的：当地方言，即好多人说话的声音杂在一起。

窗上一瞥，好一坵瘩^①美貌仙女。他进房间他家的：

“这些人哪来的？”

他媳妇对那些美女说：

“他三姑，他二姨，这就是俺那人。”又跟张三说：“姐妹们与我上妆来了。”

女的上好妆，仙女们一阵吹打，他俩这就拜堂成亲了。

这地方有个县官，叫李四。有天他打张三门口经过，一看，说：“呀，这府邸比老爷的衙门还阔气，是谁修的？”衙役跟他说是张三修的。他二话没讲，回到县衙，就传张三。

张三跟老婆讲：

“平白无故的县官传我，怎的？”

“不怕，”他老婆说，“你去吧，有啥说啥。”

张三去了。没想县官弄的好酒好饭请他。喝着酒县官说：

“我没见你修盖末，怎有了这好的房子？”

“我老婆是龙女，房子全是她盖的。”

“噢。”

饭后县官客客气气将他送回。怎来怎去，张三回家跟老婆一讲，又说：

“人家没事请咱，咱也得还席呀。”

^① 一坵瘩：意即一堆、一群。

媳妇说：“你请去吧。”

张三走去跟县官说：

“请你明天去我家喝杯茶吧。”

“哼，我正想去你家。”县官心里的话。他急忙说：

“那敢是好，我准到。”

第二天，县官来到张三家里。张三媳妇就出来给他烹茶递水。县官一看：“哎呀，世上男女有多少，没有此女生的鲜，真个好嘞！”他心里头暗想。

第三天，县官又请张三。这就今日请，明日还，日久了，有天县官说：

“张三弟，你看你拿个庶民百姓娶弄好的老婆，我这七品县印连个俊俏的夫人也没；这样吧：咱俩换换老婆。”

张三心想：“这下坏了！”他反问县官：

“老婆还能换嘞？”

“你说不能换，咱俩逗个笑话吧：城南有两眼井，明天你打一眼，我打一眼，比比谁先把水打干。”

“打那干什？”

“带输赢呀：我先打干，你就把老婆给我；你先打干，我就把老婆给你。”

张三心里话：“这才是驻官！再说不答应吧，

吃不住人家。”只得勉强应承下了。

张三忧心忡忡，回到家里，连根带梢跟老婆一讲，媳妇说：

“他说什你只管答应他。”

“人家要把你赢走了，我可怎办？”

“不怕！他赢不走。你去买张黄纸来，我自有办法。”

二天一早，媳妇绞了个纸人人交把男人，又教给他用法。张三来到十字路口，口里一念：

“黄人黄马你快来，黄人黄马你快来！”

迎面来了个顶天立地的大人，跳下马给张三一欠身，说：

“三姑爷要我做什么？”

“哎呀，他还叫我三姑爷嘞。”张三说。

“你三姑娘叫你把那眼井的水打干。要快！”

黄人来到井边，拿起水斗子，“叭”一甩，说：

“这还中用嘞！”他用马缰绳照马身上打了一下，说：

“你赶快给我把井水喝干！”

只见那马低下头去，“吱吱”两口，再看井底一点水也没了。

张三去跟县官说：

“你验井去吧。”

县官想：“你就打干啦？我这多人才打了一

半末！”他走去一看，哎哟，井底跟砂锅样，连点蒸气也没了。

“你输了吧？”张三说。

“这不算。”

“嘿，你拿弄大个官说话不算话嘞？”

“再赌一回才算。”

“赌什？”

“城北有两座虎头山，咱们刨山吧。”

张三想：“哼，我有弄得劲的老婆，你赢不了。”

张三回家跟老婆说：

“赢了还不行。”

“怎还不行？”

“又带上赌带了，刨虎头山。这回你不抵事了吧，人家要多少人有多少人！”

“不怕，”媳妇说，“你去给我买张白纸来。”

二天一早，张三叫他老婆：

“哎呀，你快些吧，人家早动工了，把山尖子都刨掉了。”

媳妇拿起剪刀来，几下就铰了个白纸人人，又教给他用法，说：“你快去吧！”

张三来到十字路口，口里一念：

“白人白马你快来，白人白马你快来！”

迎面便来了个搗天盖地的大人，跳下马给

张三一欠身，说：

“三姑爷要我做什么？”

“你三姑娘叫你那座虎头山刨掉，要快！”

他说：“拿家伙来吧。”

“有嘞。”

张三递给他一把镢头。他走去“标标”几家伙，说：“这还抵事嘞！”“呜”的一声把镢头甩了。他站起往地下一坐，一犊子^①把半截山夯下去了；又一犊子，把半截山蹲成个平铺塌；再一犊子，蹲下百来丈深的个大锅巴^②。

他说：“三姑爷，叫他们来验山吧。”

县官来验山了。他一看，说：

“哎呀，快把我揪住些吧，别跌进去。”他骂他手下人：“人家连根也扒了，你们还刨个鬼！”

张三跟县官说：“我也不要你的老婆，咱俩拉倒吧！”

“不行，还得赌一回。”

张三心里的话：“你这灰人下来的！”他说：

“你这三番五次多没意思！”

“好吧，”县官说，“我就要你弄个‘三番五次没意思’来；弄不来你那老婆就是我的。”

张三回去跟老婆一讲，媳妇说：

① 一犊子：记音，即一屁股。

② 大锅巴：即大深坑。

“对，咱就给他弄个‘三番五次没意思’来。”

她用五色纸铰了个五色人人，交把张三，又教给他用法。

张三来到十字路口一念：

“三番五次你快来，三番五次你快来！”

迎面来了个摇天盖地的大人，说他是白的不是白的，说他是黑的不是黑的。他给张三一欠身，说：

“三姑爷让我做什？”

“跟我来吧。”

他俩来到衙门里，县官一看，吓了一跳，他问张三：

“你能叫他小些不？”

“能嘞。三番五次快小些！”

眼看三番五次越来越小了。

县官问：“他能做什？”

张三说：“你想叫他做什？”

“我叫他刮风。”

话一出口，就见漫天大风，刮得睁不开眼。

县官说：“我叫他下雨！”

话刚落音，就见大雨翻天往下倒，一会下的满城净水。

“我叫他弄火来把水烤干！”

张三说：“三番五次，快烧起雷火、天火！”